

李黄飞 著

头狼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头狼

李黄飞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头狼 / 李黄飞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5.7

ISBN 7-5059-5020-7

I. 头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2423 号

书 名	头 狼
作 者	李黄飞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珊利
责任校对	刘 宁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河北衡水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181 千字
印 张	9.1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5020-7
定 价	16.8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1

磨七爷一大早就感到不大对劲儿，准确地说，是从四更天起。四更天时，右眼皮那么轻轻一跳，就将磨七爷从酣睡中跳醒了，就跳得他心惊胆战，心像遭兔子蹬般惊恐与不安：右眼跳灾。六指儿走了七天了，未归。莫非……又要出事了？

磨七爷不敢睡了，也睡不着了，索性坐起“抽”烟。磨七爷抽烟的方法和天下人绝不一样。别人是用嘴，他是用手。别人用嘴一口一口地腾云驾雾般地痛快，他则用手一点一点地将烟卷撕个粉碎的痛快。那样子，就像外乡人头次吃陕西的风味“羊肉泡馍”，用指甲盖儿将半生不熟的硬饼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掐下，小心翼翼、全神贯注，新鲜中不但有手的快感，更有欲望中神经的兴奋。至于磨七爷为什么这样“抽”？谁也说不清楚，谁也不敢问。用党支部书记兼村长磨文山的话说：“老人家是用脑浆子抽哩，想大事哩！”今儿个，磨七爷就是这么想着大事，一根接一根地猛“抽”着，却没有丝毫的兴奋，一直抽得心焦火燎，抽得清晨的山风一阵紧似一阵地从耳边掠过，抽得红彤彤的太阳闯出了东山口，也没抽出个名堂。当他将厚厚的一堆烟丝往地下一抖时，无意中朝窗外一望，立刻又呆了：那只平日里胆小如鼠的小黄母鸡，不知为何正支棱起满颈的毛发，英勇无比地向那只凶恶的大芦花公鸡发起猛攻。尘土飞扬，战场惨烈。那“扑”、“扑”的

SBY18/04



厮拼声和扇起的半院子飞尘，以及飞尘中飘零着的带血的羽毛，使得磨七爷张大的嘴巴久久不能合拢。那沉重的不安，再次如磐石横上他的心头：连鸡娘都怪成这样，莫非真的又要出大事了？！

磨七爷实在是被“事”出怕了。

2

磨七爷是不信命的。

在这豫西深山区的磨家坨，祖祖辈辈的人都信命，可偏偏就磨七爷不信。磨七爷幼年家境殷实，曾读过几年学堂。学堂的先生姓文，留着一撮密蓬蓬的山羊胡子，甚是可爱，别看老是老，却是个新派人物，不信神不信鬼，沉默寡言，公正实在，威望慑人。人大约都有一种属性，生就的该亲的亲该疏的疏。磨七爷头一次见到文先生，就高兴得不得了，又喜欢又敬畏，总想在先生面前撒欢儿，加之他虚心好学，也深得先生的呵护。一次，学困了，文先生让他休息会儿。休息之间，文先生问磨七爷：“小七子，深山中，什么最厉害呀？”磨七爷毫不犹豫地答道：“老虎。”文先生追问：“为什么呀？”磨七爷说：“因为老虎是山中王呀。”文先生问：“老虎为什么会当山中王呢？是它自封的还是大家选的？”这可把磨七爷给难住了，想了半天，他说：“老虎……老虎吃人呀。”文先生问：“什么不吃人？狮子、豹子还有狼不也吃人吗？”

磨七爷挠挠脑袋无言以对。文先生说：“你见过老虎吃人吗？”磨七爷惶然地摇摇头。文先生说：“这就对了。其实，老虎原本是不吃人的。之所以虎不吃人名声在外，是因为它既有先天的威慑力，又有后天的统治力。这种无与伦比的力量，既来自于老虎外表的威武凶猛，又来自于它内在的老到无私，使得一切服者和不服者都不得不战战兢兢、敬而远之。”磨七爷睁大了眼睛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解释。文先生说：“不但老虎不吃人，就连狮子、豹子、野狼等等一切野兽都是不吃人的。”磨七爷眨巴眨巴小眼睛说：“先生说得不对。前几天，老爷岭的一个女子就叫什么野兽给吃得只剩一只脚了。”文先生说：“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这个。野兽之所以又会吃人，是因为它感到了危险，生命受到了威胁。其实，这也不叫吃，准确地说，叫本能的反抗，叫斗争，叫保卫生存权。要记住，一切动物都不会主动攻击人的，它们都有自己严格的生存法则。记住了吗？”磨七爷说：“记住了。”文先生又说：“还要记住，世界上，只有一种动物常常吃人，晓得是什么吗？”磨七爷昂着脑袋想了半天，到底还是摇摇头。文先生叹了口气说：“是人。”磨七爷惊道：“人吃人？”文先生认真地说：“对。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动物，也是世界上最凶恶的动物。有时候他最好，可有时候他又最坏。小七子，你还小，等长大了，就慢慢明白了。”

这几年的学堂，不仅使磨七爷大开眼界增长了知识，也树起了心中的偶像，圈住了他一生的做派。

十二岁那年，小小的磨七爷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那天



是深秋的十月初六，刚好是他十二岁的生日。按照当地风俗习惯，人生下来只要经过“一个轮回”，就应该算是大人了。所以十二岁的生日，被称为“开寿”，开始了人生的磨难。正因为“开寿”是人生的重要标志，意义非凡，所以，穷有穷过、富有富过，但每个人的“开寿”都是相当的隆重和认真。磨七爷的父亲磨老三，是磨家坨说一不二的族长，又是当地有名的神枪手，所以，磨七爷的“开寿”自然是轰轰烈烈。张灯结彩，杀猪宰羊，全坨摆宴。大块肉，大碗酒，喝得是昏天黑地；三眼銃，二踢脚，炸得是满空浓烟。全坨人如过年般地兴高采烈，足足闹腾了一天。

正当“开寿”气氛浓烈时，有村民报告，说是有一骑洋马挎长枪戴礼帽的恶相家伙，绕过坨子，朝五女峰的深处去了。五女峰近在咫尺，方圆数十里就磨家坨一个村庄，自然这是在磨家坨的地盘之内。磨老三赤红着脸喝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村民回答：“问了，说是游山玩水的。我看，又像是探矿的。”一说是探矿的，在场的人就热烈议论起来。近来，纷纷传说五女峰附近可能藏有大量的金矿，便常常有各种各样鬼头鬼脑的探矿人前来摸底。五女峰如果有金子，这金子自然也是磨家坨人的，那是祖宗留下的宝藏，岂容别人抢走？于是群情激昂愤怒异常，强烈要求磨三爷派人立即将那人轰走。磨老三正想着如何锻炼已是成人的磨七爷，便当众指派儿子前往处理。磨七爷问父亲：“就我一个？”磨老三说：“对，就你一个。你已经是大人啦。”磨七爷问：“怎么处理法？”磨老三有意磨砺儿子，骂道：“你脖子上长的是猪头吗？”磨七爷不再问，二话不说扭头就走。毕竟是十二岁的孩子，

磨老三怕出意外，又派了两个村民在后面远远跟随保护。

第一次领到父亲的正式命令，又恰在自己“开寿”的当天，喝了不少酒的磨七爷面膛红亮，自然是兴奋异常。他腰里缠根皮绳别了把镰刀，就上路了。深秋的原野，天高气爽，枫叶满山。磨七爷如砍柴的娃子，不知惧怕地在五女峰的沟壑里上蹿下跳地跑着，寻找着目标。那时，刘二旦的土匪还远未成气候，五女峰静得如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，兔跑鹿跳，渺无人烟。在一处褐色的岩石下，磨七爷终于寻找到了目标。那个背枪的家伙果真真是个探矿的，弯着腰高高地撅着屁股，在不停地拣看敲击着石头。那匹红色的高头大洋马，被拴在一棵松树下，低头啃着草。它首先发现了陌生人，便“唉儿唉儿”地叫起来。叫声惊动了那家伙，他警惕地转过身子，就看见了磨七爷。看见了磨七爷，他竟然笑了，原来是个打柴的可爱小孩子。他问：“就你一个人？”磨七爷抿着嘴唇点点头。这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，和村民报告的凶相家伙大相径庭。老人又问：“不害怕吗？”磨七爷说：“不怕。”就走了过去蹲下来。老人的手里，握着一块鸡蛋大的灰色石头，正用放大镜仔细观察，一边观察，一边记录着。他的身边已经摆满了各种形状的石头。“这有用吗？”磨七爷问。老人抬起头说：“当然。里面藏着金属呢。”磨七爷的心就跳了起来。他壮着胆问：“金属是不是就是金子？”老人解释说：“金属不是金子，但包含着金子。”一听说包含着金子，磨七爷就说：“我看看。”他从老人手里拿过石头，翻过来翻过去笨手笨脚地瞧着，一块灰白色的石头蛋子，实在是平常得看不出什么别样来。他不解地问：“金子



不是黄色的吗？”老人耐心说道：“这只是矿石，要提炼的。”磨七爷问：“这石头里真有金子？”老人肯定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根据我的经验，有。但含量多少，需要化验。”磨七爷突然问：“你是哪大人？”老人幽默地说：“中国人。探矿的。孩子，闹不好这儿可是个了不起的大金矿呢，到那时就热闹了，你们也不用砍柴度日了，一个个都成大财主了。”磨七爷的心里更紧了起来。他知道，前面有探矿的，后面跟着的就是挖矿、炼矿的，看来祖宗的金子真要保不住了。他心急如焚，想和父亲商量如何对付，但一没有时间，二怕父亲骂。老人已在低头收拾东西，白白细细的脖子，长长地伸着，把那一块块石头正往帆布包里放，看样子要走。不能再等了，没时间再等了，他要是一骑上高头大马就完了。磨七爷灵机一动，要是干掉探矿的，就不会有挖矿的和炼矿的了，祖宗留下的金子谁也拿不走了。他一不做二不休，悄悄举起锋利的镰刀，咬着牙，朝老人长长的脖颈狠狠地砍去。只见白光一闪，一股殷红的鲜血高高蹿起，滋了磨七爷一脸。老人凄惨地大叫一声，倒了下去，但并没有死。他极其痛苦地扭曲着脸，费力地抬起手臂抖抖地指着磨七爷。而磨七爷正杀得性起，虽然鲜血模糊了双眼，人影不清，可他还是照样地猛砍着，胡乱地砍着，一直到老人毫无声息被砍成了一堆烂肉，才呼呼哧哧住手。这一幕，让跟着的两个村民看得一清二楚。他们目瞪口呆、浑身哆嗦，瘫倒在树丛中。磨七爷是凯旋的。他浑身血污大红着脸，却骑着高头大马斜挎长枪，还戴着老人的宽檐礼帽，洋洋得意、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，把全村人都吓一大跳。磨老三弄清了原委，高兴极了。他原以

为，儿子最多先弄清是不是探矿的，如是，轰走；不是，不管。想不到竟是这么个干净利落的结果，既保住了祖宗的宝藏，又震慑了偷矿的歪人，还缴获了一杆钢枪和一匹大洋马，便兴奋地大骂：“好个婊子养的，有种。开寿就惊天动地，磨家坨大有希望！”

就这样，十二岁就敢杀人的磨七爷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很快形成和奠定了在磨家坨德高望重无人撼动的“老虎”地位。经过长期的风雨和实践，如今的磨家坨，可以没有任何人，但决不可没有他磨七爷。他是磨家坨天空的太阳，是磨家坨人心中的“魂”。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又使得磨七爷一辈子活得异常沉重，上要对得起祖宗、下要对得起百姓的巨大责任，常常闹得他痛苦不堪。几十年来，无论山里山外闹腾得怎么个天翻地覆，磨家坨总是平平安安。虽然少吃缺穿，但平安就是福啊！每每想到这一点，磨七爷就感到无限欣慰，就觉得自己呕心沥血值得。

可是，从前年冬天开始，不行了。山里山外的“风暴”早已平息，而磨家坨的灾难却接踵而来，且怪事连连。刚刚进入腊月，成群的野狼开始莫名其妙地有组织地袭击坨子。说它们有组织，是瘸子六指儿发现的，且言之凿凿。六指儿说，那天晚上他正“跑茅子”，一夜七八次地拉，水一样的稀，裤衩子都没得换了，婆娘菱子便叫他尻壕子里夹卷破报纸，省得污了炕。大约二更天气，他夹着纸卷儿披着棉袄又出来“跑”时，着实吓了一跳。那时他双手捂着肚子弯着腰，一拐一拐地哆哆嗦嗦朝茅房奔，骤听空中有响动，猛一抬头，发现后院不远处清冷的崖头上，闪烁着一片明晃晃飘忽不定的绿灯，足足有几百盏，像是半边天的星星。也许发



现得太突然了，他冷不丁停下来，迷迷糊糊地望着。突然，一声短促的犹如娃娃哭叫般却极其吓人的惨叫声，掠过黑沉沉的夜空，没容六指儿来得及恐惧，那一大片绿灯瞬间化成为两大片绿灯，迅速退去又迅速卷土重来，从两头扑进坨子。六指儿呆了，想朝屋里跑，可是挪不动腿。腿肚子开始抽筋，且那水一样的东西已渗透报纸，臭烘烘地顺着腿弯子朝下淌。他终于忍不住杀猪般地嚎叫起来……

那夜后来的景况，就不必细述了。六指儿杀猪般的嚎叫，不过是悲剧的开场白。紧接着，全坨子都沸腾起来，人喊、狗吠、猪叫、鸡鸣……声嘶力竭的吼声、割人心肺的哭声以及明明灭灭的火把，将磨家坨几乎闹翻了个个儿。直到天快亮时，这群恶狼才退出了阵地。村道上、院子里，洒满了鲜血，弄不清是猪的，是狗的，是鸡的，是人的，还是狼的。激战后的磨家坨，如遭劫一般，除了偶尔的哭声外，沉没在一片狼藉后的寂静中。

此时，磨七爷的院里院外，熙熙攘攘拥满了疲惫不安的男女老幼，有的衣服破了，棉絮在外露着；有的脸上还淌着血，新的鲜红，而旧的已成了乌紫的血痂。人们三五成群地聚一堆儿低声议论着什么。一些妇女和老人还在抽泣。大多数人仍处在莫名其妙的惊恐中。

磨七爷不在院子里。磨七爷阴沉着脸坐在屋里的炕上“抽”烟。磨文山小心翼翼地靠在炕边。地上立着面如土色的六指儿。六指儿正结结巴巴地向磨七爷讲述他昨夜的“惊人发现”，以及早晨统计的损失情况：“……共咬死四头猪，两头牛，一匹老马，一头

骡子。方法一样，全是咬断喉咙。咬伤的不说了。人的损失也不小，挂花的不少。黑娃子和山娃子伤得最重。一个腰被咬了一口，一个腿被撕去了一块瘦肉，两人都被送到镇卫生院去了……”

磨七爷皱起了眉头。

六指儿不敢说了，赶紧夹紧尻壕子。“稀”仍未止住。他感到又蹿出来一股，屋里已漫起了难闻的臊臭味儿。

“七爷，我……我要跑……”六指儿捂着肚子，可怜巴巴地咧着嘴。

磨七爷厌恶地挥下手。

“谢七爷！”六指儿急忙瘸着腿朝门外冲去。

院中的人一见六指儿出来，匆匆围上来：

“七爷怎么说？”

“七爷什么时候出来？”

“我们可全靠七爷了！”

……

六指儿急了：“拦老子的路是想让老子屙到你们嘴里呀？”人们闪开了一条道儿。六指儿一边瘸着走一边骂骂咧咧：“全是些不长进的东西，有七爷在你们怕个球。七爷正和村长商量政策呢。”

“政策”是不用商量的。屋里，磨七爷静静地盯着磨文山。磨文山立即悟出磨七爷是在问：你说，怎么会出这么怪的事？

磨文山张了张嘴，嗫嚅道：“我……我也弄不明白。”

磨七爷没有火，仍是静静地盯着磨文山。磨文山立即感到了

那是一种强烈的训斥：别人弄不明白可以，你必须弄明白。你是一村之长！

磨文山低声道：“是。”

磨七爷的目光仍未改变。但磨文山又悟出那是在问：你说，该咋办？咋向乡亲们交待？

磨文山松了口气，轻声道：“听大的。”他早已摸透了父亲的脾性，问你该咋办的时候，说明他老人家早已胸有成竹了。

不料，磨七爷突然火了，竟然开口道：“大要是死了呢？你早晚还不叫人给日塌了！”

磨文山吓坏了，大气也不敢出。父亲是绝少说话的，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坨子，一年半载也难得撂一个字。这一点，众人都知道。坨子老早就有这样的俗语：宁愿花它个八千八，也想听七爷说句话。不说话，是因为父亲害过喉病，一说话喉咙就疼，这无疑又增加了父亲的威严。别人他不敢妄言，但父亲的话在磨家坨绝对是一句顶一万句的。经过几十年的磨合，他和父亲的交流，完全处在一种熟悉且自觉、无言而冷峻的感情置换中。父亲的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、一种表情，他全能准确无误地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但像今天这样开口训斥，着实让他吓晕了头。

磨七爷已经恢复了平静，可心底却十分懊丧。对儿子的悟性他从不怀疑，但对儿子处理问题的呆头呆脑，却实在是大伤脑筋不敢恭维。亲生的儿子啊，怎会少了他磨七爷的一根“筋”呢？他起身下了炕，在屋里一边踱着步，一边又慢慢地“抽”起了“红塔山”……

当磨七爷在磨文山的陪伴下走出屋门，站到门前的台阶上时，尽管他耷拉着眼皮，整个院子顿时鸦雀无声。人们纷纷朝前拥挤，仰着脸望着磨七爷。那一双双目光充满了信任、期待、渴盼和希望。磨七爷焦躁的心绪平息了些，随之而来的是说不清的激动和满足。他明白，这个时候自己无论如何不能露出半点烦躁和无奈，那样的做派不属于他磨七爷。属于他磨七爷的只有阴冷，阴冷便能镇定一切。他缓缓地抬起眼皮，朝四下扫了一眼。

磨文山立即大声问道：“磨会计呢？”

刚从茅房出来的六指儿慌忙上前道：“我……我在这儿呢。”

磨文山说：“把昨夜你的发现，给大伙讲一遍。”

“是。”

六指儿又开始了绘声绘色的描述，并下断语，绝对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。总指挥是头一只眼的老狼。怎么知道老？因为老了才能为头。六指儿本想说和人一样，比如德高望重的磨七爷，但他没敢说。怎么知道是一只眼？因为那吓人的嗥叫后，六指儿愣怔中，清清楚楚记得崖头上只剩下一盏很亮很亮的绿灯，而非两盏。

“怕也是只瘸腿吧？”有人道。

便有人笑。

“谁在乐？”磨文山横起了眉。

笑声立即消失了。

“不不不……”六指儿急道，又突然改口，“也说不准是不是……”因为他突然记起，传说中的头狼是个瘸子。



磨七爷轻咳一声。

磨文山怒道：“屁股嘴。说说损失。”

六指儿赶紧说：“是，是。据统计，全坨二百多户人家，除了七爷和磨老憨家外，其余各家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。损失最大的是五婶家。老两口刚从外村借了头骡子就……”

院里，响起了啜泣声。

磨文山说：“刚才七爷放了话，对于损失重的和住院的人家，坨里要适当给以补助照顾。但这只是小事儿，还有比这更糟的呢。七爷料定，今黑、明黑、后黑……一段日子里，狼群说不定会疯狂地无休止地偷袭坨子，弄不好，随时都会出人命的。”

院子里立时一片惊慌。蒙了头的人们惊恐万分不知所措。也有人表现出一种怀疑来：这怎么可能呢？然而，谁又能保证不可能呢？

磨文山瞅一眼磨七爷，回头厉声道：“哪个狗日的近来祸害狼娃子了？说！”

人们面面相觑。

院子一片沉寂。

“咱坨子几辈子都没遇到这事了，偏偏到咱这辈儿遭到狼群如此狠毒的报复。说！是谁闯的祸？”磨文山愤怒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。

原因点出来了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，但没人吭声。

六指儿的稀屎已流了一腿。当磨文山第一个“说”吼出口时，他一哆嗦，稀水就冒出来了一股，立刻酸臭酸臭地熏了一圈人。

但他没闻到。他太紧张了，冷汗已浸出了脑门儿。他压根儿没料到七爷会这么个查法。对磨七爷神灵般的什么都晓得的本事，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又胆战心惊。昨天早上，他一拐一拐地去镇上看病时，路过干沟底，在草丛中蓦地发现一对毛茸茸的狗娃子，很是让人喜欢。六指儿兴奋不已。现在狗价不得了，据说城里一只狗上千上万哩。他兴冲冲上前就抓，小狗娃慌忙乱窜。六指儿拐着腿摔了好几个跟头，终于捕到了一只，细一瞅，却傻了眼：那龇牙咧嘴的凶相分明不是狗。“狼！”六指儿念头一闪，扔下狼娃夺路而逃。有狼娃必有老狼。他边逃边瞅，四周静悄悄的，不由得又止了步，实在是不甘心。看看摔脏的衣服和摔青的腿，便下了狠：日你个娘！遂拐回头抓起几块石头，左砸右摔，直接将两个狼娃子搞个稀巴烂才心满意足地惶惶逃离。可万万想不到……他想坦白，但没勇气。坦白了，那可不得了，坨子的人会像砸狼娃子一样将他砸成肉酱。越想越不能说。何况，磨七爷不过仅仅是猜测而已。不能说，决不能说！六指儿一边为自己壮胆，一边也嚎起来：“说！谁他娘的惹狼了？还弄的是头狼的娃子？只要你承认了，没事的，七爷和村长决不会怪罪的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快说！”

还是没人应声。

磨文山又瞧了眼磨七爷，放低了声音：“闯祸的人不愿公开说也行，可在底下找我。但有一条要讲清楚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要是胆敢不哼不哈，对不起，查出来有你狗日的好看！”

“呼……”六指儿感到又冒出了一股，赶紧弯腰往茅房跑。

磨文山说：“现在宣布两件事：一、每家马上扎两只灯笼，太



阳落山前必须交到村委会；二、从今黑开始，男人们轮流护坨，点名不到，到时你要说点啥。”他又瞅瞅磨七爷，磨七爷平静地“抽”着烟。磨文山大声道：“都回吧，好好准备准备，要像旧社会防匪一样顶真才行。”

人们纷纷散去了。六指儿刚从茅房出来也想走，磨文山一声叫，他一个冷颤站住了。磨文山说：“七爷要走。你去取点钱马上来。”

“取多少？”六指儿小声问。

“三千。”

“是。”六指儿一拐一拐地走了。

待六指儿取了钱来，磨七爷将他手中的烟一丝一丝全部“抽”完，拍拍手，慢慢地踱出去。磨文山、六指儿紧随其后。磨七爷视察性地挨门查看了受袭击的人家。每户人家见到磨七爷的亲临都诚惶诚恐感激不尽。磨七爷不言语，冷峻的脸上显出一副沉思状。待听完诉说后，点点头，磨文山立即让六指儿送上三十元安慰费，村人便落下泪来，一再感恩。在黑娃子和山娃子家各扔了一百元后，他们进了五婶家。

五婶和哑巴五叔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人，是坨子的特困户之一。昨天刚从邻村借了头骡子，准备进山驮点干柴到镇上换点钱，岂料昨夜骡子就送了命。当磨七爷一伙进门的时候，骡子还躺在院子里，腿伸着，眼瞪得老大老大，血顺着脖子淌了一地，浓浓的已成了浆状。哑巴五叔正搂着骡脖子呜呜悲痛地嚎着。五婶早没了泪，傻乎乎地坐在骡子的身边发怔。